

市狎
林
三鳥

白刃著

1



初版自序

雄記二卷，自一過，獅林三鳥，於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初刊報端，原題爲「血條寒光劍」；此日出書，覆閱二卷，頗不愜意。於二十九年初刊報端，原題爲「血條寒光劍」；此日出書，底費兩載，無妄作，恰足二十卷前編，計至今日，成十二金錢鏢四部稿一卷，獅林三鳥一卷，費取地，而讀者確經與之較求，或題作三卷，是爲一錢鏢四部稿一卷，獅林三鳥一卷，死地，而讀者確經與之較求，或題作三卷，是爲一錢鏢四部稿一卷，獅林三鳥一卷，大作矣，一讀者，與之較求，或題作三卷，是爲一錢鏢四部稿一卷，獅林三鳥一卷，羽名，一讀者，與之較求，或題作三卷，是爲一錢鏢四部稿一卷，獅林三鳥一卷，不，然羽之寫，聯鏢固不敢專，兩相遇，則金鏢二嫌四卷，年文心，二卷，一讀者，與之較求，或題作三卷，是爲一錢鏢四部稿一卷，獅林三鳥一卷，決而首卷脫稿，卷不樂事，斷言也。：「不知是專居劇張目，豈小白龍之後代乎？永不派英雄閣下，於，承者紛至，稿，卷不樂事，斷言也。：「不知是專居劇張目，豈小白龍之後代乎？永不派英雄閣下，於，揭穿底細，敢告諸君！獅林三鳥首卷實非創作，乃是抄貨。第一章初踏江湖，竊材，異俠記一細，陳元照之問；獅林三鳥首卷實非創作，乃是抄貨。第一章初踏江湖，竊材，過補第六章，令奪鋒，則又爲吾友證，終爲所迫，以所多添嫁師姪，寫一快，武，遂不，起波，一結，不搶，文，章，不致刀傷，主，此則差地白豪者也。當一笑爲序。巧，快，竊賊，之惹，妙然偷而不搶，文，章，不致刀傷，主，此則差地白豪者也。當一笑爲序。巧，快，竊賊，之惹，

二十九
年一
月八
日白
羽記

錢鏐部四稿二部作

獅 林 三 鳥

卷一 目錄

第一章 初踏江湖

第二章 小賊孩

第三章 半隻胳膊一條命

第四章 尋仇人來

第五章 江邊決鬥

第六章 劍誓爭鋒

獅林三鳥（一）

白羽作

第一章 初踏江湖

青陽老拳師多臂石振英，這一天，把姪兒陳元照叫到面前，說了一套話。說得是陳元照武技粗成，年逾弱冠，應該出而問世了。

陳元照生得中等身材，體格健強，面色微紅，長頰劍眉，兩隻眼裏有神。只看外表，便知道他是個聰明外露，活潑強幹的少年。他今年恰好二十二歲，屬蛇的。

石振英教陳元照坐在自己身旁椅子上，他就捫着短髯，徐徐說道：「元照，你現在很不小了。你的五行連環拳打得不錯，很見功夫；你的雙拳，招術拆的也頗有進步。你若踏上江湖，足可以担当一陣了。你馬上步下的功夫，樣樣都還拿得起來；盤馬彎弓，足可以進得武場，考個武秀才，武舉人，並不算難。你是我老朋友的兒子，從小沒爹沒娘；我又沒兒沒女，拿你當自己的兒子看待，你是很明白的。你已經二十二歲，你大娘屢次催我給你提親，我只說不忙。我知道你年青氣傲，不願墮沒鄉間；你早想出去混混

，創一番事業；你又想應考投軍。我不是捨不得教你出去；你的功夫雖然好，若說到出門在外，交朋友，對付人，却怕你未必能行；我是爲這個，有點顧慮。常言說：『在家千日好，出門時時難；』一路上車船店腳，莫說你們年青人，就是我們這種老江湖，還覺得很難對付哩。你們年青人血氣未定，有勇無謀；一句話說不上來，就要耍胳膊根，講究打。老實說吧，那個不行。你們年青人沒有功夫還好，既然會個三招兩式，我真怕你們在外頭惹禍招災。在外面混，總得講究拉攏；兩眼烏黑，一些也行不開；所以必得交朋友。可是江湖結納最是難事；一個交友不慎，還怕他將你拖入渾水。我爲了這些個顧慮，才攔你的高興，不肯放你單身出門。現在你也過了二十了，應該出世了；並且也早該給你說親了。你大娘恨不得在本村，給你定下一個門當戶對的姑娘，擇日成婚，了却這件大事。我的打算却不然，我盼望你先出世，再成家。老早的娶個女人攔在家裏，未免消磨人的壯志。固然有我二老這點薄田，不愁你小兩口的衣食；況且還有你父親留下的那份遺產，現在也可以找你們本家，教他們老老實實吐出來；你更吃不盡，花不完。但是這話也兩說着，創業難，守成更不易；那怕有幾頃田，幾十所房子，單交給你們一個小孩子手裏，沒有老成人照護着，用不了三年五載，管保吃窮賣盡！」

陳元照微微一笑，才要開言；石振英兩眼釘着元照，笑道：「我這話你不信麼？我

告訴你，北黃村黃四癩子，東莊蹭頓飯，西莊磨兩錢，你看他像個乞丐吧；你可知他三十年前，是有名的黃四少爺嗎？他就是爹娘早死，又遇上了壞人，把一份家當全教人算計去了。」跟着又說到青陽縣某村某姓的獨生子，老爹一死，少爺當家，只幾年的光景，便把數頃良田，揮霍殆盡。原因是自有窮親戚，壞朋友，勾引你吃喝嫖賭；再不然，慫恿你謀官經商；早晚把你的良田化爲烏有，那夥幫閒才肯告退。到那時少爺也有了經驗，成了大爺了；可也窮了，變成光蛋了。「年青人不要自覺有把握；多麼有把握，也禁不住壞小子引誘。」石振英接着說：「這都是舊話，說來你也聽不進去。常言道的好，學成文武藝，貨賣帝王家。你的武藝學得差不多了，真該出去歷練歷練了。我的意思，先教你到鎮江，投奔你黃師兄，在鏢局混個一年半載；不爲掙錢，先見見識面。一年以後，你願意幹鏢局子，你就跟着他做下去。你若是胸懷大志，不願當鏢客；那麼考武場，投軍伍，都隨你的便。現在教匪鬧得很厲害，朝廷中正在搜羅武勇人材，往後不愁沒有出路。老姪，你的主意打算怎麼樣呢？」

陳元照果然人小心不小，不願考武場，嫌遲慢；不願當鏢客，嫌卑微；他願意仗劍從軍，憑一身武技，殺賊立功，一舉揚名。石振英聽他說出己志來，微微一笑，暗暗不悅。石振英的打算，本盼望陳元照先投鏢局；有黃元禮照應着，他好放心，庶幾不負當

年老友陳嗣同臨終託孤之重。至於做官，他們這江湖人物大都不以爲然；以爲官場風險，非我輩粗人所能應付。

石振英身爲保父，願意陳元照在鑠局至少至少混上兩年。要元照自己掙上百八十兩銀子，拿他自己掙來的錢，回來娶媳婦，辦喜事。教他稍嘗人生艱辛，然後再鬆開手，把家業都交給他，才算對得起故人。不意這一商量，叔姪二人的心路並不一樣。陳元照很精神的坐在一旁，向石振英叫了一聲：「伯伯，我還是奔四川吧；我打算一逕投奔羅思舉羅軍門去。羅軍門也是個江湖出身，憑一個飛賊，建立軍功，直作到提督分上，實在是個英雄。我聽說人人都誇他是現在的黃天霸，在他手底下做事，將來姪兒也可以混個一官半職，教伯伯，伯母看着喜歡。」

石振英搖頭道：「那不行；你是不曉得，教匪羣中也很能人；要不然，聲勢怎會一天囂張一天？羅軍門也連吃敗仗，很不得意哩。再說羅思舉別看做了提督軍門，照樣受文官旗員的氣。看你不出，你原來是個小官迷！你可不知道宦海風濤，險得很呢。我看你總得先到鎮江，見見你大師哥去。告訴你，你年紀青，從來沒出過遠門；現在初出茅廬，你第一步先得學乖，後學做事；末了才說到升官發財，揚名立業哩。」

陳元照是石振英自少撫養大的，他的拳技又是石振英親手教的；另外又給他請了兩

位老師，一位教詩書，一位教弓馬。石振英總算對得起亡友；石振英的話，陳元照自然不敢違拗。當下石振英吩咐老妻石奶奶，整治行裝；並且說：「把我的那把刀，那袋鏢，那隻匣弩，和飛刀，蝗石，袖箭，都拿出來帶着；我足足的有五年沒用這些東西了。」陳元照道：「怎麼伯伯也要出門麼？」石振英笑道：「你一個人頭一趟出門，我怎能放心？我打算親自伴行，把你送到鎮江去，交給你大師兄（黃元禮），我才放心。聽說你朱師叔（單臂朱大椿）也在那裏，給你黃大師兄幫忙哩；有他更好了。你朱師叔的武功，眼力，處處較比我強；你也好跟他學學，總能得着進境。」

陳元照楞了楞，一定不肯勞動石振英伯伯。無奈石振英非常小心，定要帶着陳元照一同出門。陳元照力辭不能拒，只可依從。

數日後，石奶奶把行李，路費，一切應帶之物，統統備好。石振英一樣一樣指給陳元照看：「這是二百兩銀子，窮家富路，走在道上應該多帶錢。這是你的隨身衣服和兵刃。」又指着一個錦囊，給陳元照看；內有千金良方，治刀創的，防疫避暑的，破解蒙汗藥的。另有幾包難得之藥，乃是五種毒藥暗器的解藥；內有一種用琉璃瓶裝着，什襲珍藏，非常貴重；是石振英的長門師叔山陽醫隱彈指神通華雨蒼祕製的化毒丹，專破西川唐大嫂一派的毒藥鐵蒺藜，毒藥飛刀，毒藥梅花針。這一晚，石振英將江湖上一切禁

忌，唇典，應行應知之事，以及對人要和諧，論武莫炫才等語，又對陳元照講了一陣；從前本已說過，這一回只是重新叮囑罷了。年老的石振英對亡友的孤子，越是不放心，越諄諄的告誡；可是年青的陳元照只覺得絮聒再三，未免聽着入耳生繭了。口中說道：「是啦，伯伯，我都記着啦。」

次日仍未成行。多臂石振英帶着陳元照，先進城打聽路程，道上好走不好走。石振英已有四五年沒出門了，他又一向多在川陝做事，江南道上並不很熟。打聽起來，近時地方不很安靖，又不是前一二十年的情形了。川陝教匪鬧得很凶，江南道上比較的謐靜，可是水旱綠林很多；長江下游。和運河漕道，頗有水賊縱橫，出門行路不容易。江南道上的江湖風氣，據說近來也有一變。從前頗講結納，著名鏢客的一桿鏢旗，綠林魁首的一枝響箭，在當年到處可以行得開；目下可就難說了。各處冒出來不知名的後起英雄很多，在綠林道中跋扈異常；許多武林前輩都說後生可畏。可是換個眼光來看，這時候又正是會武藝的人出頭露臉，創業爭雄的好機會。

石振英把路程問明，行裝備好，直過了三四天，叔姪二人方才負笈登程。由皖南青陽縣，往江蘇鎮江去，恰可搭江船，順流東上，一帆風直送到鎮江。叔姪二人都不願意坐船，却願意步下走，可以流連風景，可以看一看塵世間熙來攘往的情形。並且石振英

還有一番用意，步行之餘，忽然搭短趙車，忽然搭小航船，多與車船店脚磨牙，隨處可以指點陳元照，教他學學見識。

多臂石振英久涉江湖，飽嘗世味；天涯寄跡，到處爲家。這幾年息影故園，久與江湖隔絕；可是此日重上征途，頓憶前塵；儘管景物全非，却重嘗旅味，如走舊路。不覺的喟歎了一聲，道：「韶光催人老，回想當年，又是一般情景了！」陳元照却是山川觸眼，全覺新異。一老一少，心情各殊。

這一日風塵僕僕，叔姪二人來到蕪湖西南，魯港地方。石振英，陳元照已經走了幾天，走慣了，倒不覺勞累。江南春早，春陽當午，頗含夏意；兩人都有些燥渴。石振英道：「元照你餓了吧？咱們進鎮，吃點甚麼再走；我有點渴了。前一站就是蕪湖，是個大地方。我記得那里還有個熟朋友，姓梁，名梁公直，現開着寶豐米棧，又接辦得勝鏢局。我們還可以在此地打尖，今晚趕到他那裏，不必打店了。」陳元照道：「哦，他開着鏢局，這可得開開眼。咱們爺倆走了這幾天，還沒有遇著江湖上的朋友哩。」又說道：「我也是有點渴，倒不覺餓。」石振英道：「一到蕪湖，你就開眼吧。那裏也有鏢行，也有鋪把式場子的；並且很有幾位出名的武師。只不過這都是六年以前的事情了；人事變遷無常，誰知道他們還在那裏不在呢。」陳元照道：「反正這位梁鏢頭不會離開的。」

，除非他是死了。」石振英咄的一聲，斥責他道：「你看你這孩子，這是怎麼說話？年青青的，怎麼一開口，就說喪氣話！」陳元照笑道：「我說的是真的，你老人家不是對我們說過，這位梁公直梁鏢頭已經六十多歲了？」石振英道：「哼，你還這麼說話！你們年青人總是自覺聰明，不肯認錯；那能一開口，就說人家死呀活的呢。」

叔姪二人且說且行，往魯港走來。這是個水鄉的小鎮甸，地點也還衝要；航船糧艘停泊得不少。檣桅如林，蓬帆掠影，老遠就望見了。展眼間，二人來到鎮口，樹蔭下一連擺着四五處酒棚：全用木板支架起酒案子。碧綠的竹竿，撑起方丈大的布篷；案上擺着十幾隻小黃沙碗，旁有酒罈。這是江南特產的米酒，老遠的聞見酒香撲鼻。案上還有許多菜碟，盛着下酒的小菜，皮蛋，鹹筍，腐乳，豆乾等物。布篷下聚着好些科頭跌足的漢子，這都是負苦腳夫。再往前走，進了鎮甸；鎮甸以內，熙來攘往，行人居然不少。一道長街，足有半里長；很有幾處酒館，飯舖。路西有一家小酒館，帶賣清茶，字號是『小飲和』。三間小廈，竹窗大開，正臨街頭；比起別家來，似乎敞亮清潔。石振英道：「這裏帶賣飯菜，地方又涼爽，我們就在這裏歇腳吧。」

石振英領着陳元照，進了小飲和酒館；遂揀了一副座頭，靠窗涼爽的地方。叔姪對坐，叫來堂倌，先泡了一壺茶，消解枯渴。然後點了幾樣菜，又叫了四碗米酒，又要了

一壺花雕。陳元照道：「伯伯，我不喝酒。」石振英道：「你不喝酒，很好。不過這裏的米酒別饒風味，你只管嘗嘗。這酒只當茶喝，一碗兩碗醉不了人的。」

陳元照端起米酒，呷了一口，說道：「倒是比咱們家鄉的米酒強。」說着喝了半碗，就了一口菜，又道：「是好。」連飲兩碗，讚不絕口：「真是不錯，我再來兩碗。」這酒清醇淡香，陳元照一口氣連喝了五碗，還想要喝。石振英皺眉道：「行了，行了！你這個不喝酒的，比我這好喝酒的，喝的還衝。」石振英喝一口酒，要吃一口酒菜，只是慢慢的品味；這個陳元照却真個拿來當茶吃，竟不甚就菜。直等到把五碗酒喝乾，案上擺滿了空碗，這才讓道：「伯伯，你也喝呀。」石振英笑了，說道：「你倒是個海量，你居然能喝寡酒。」陳元照道：「這酒和糖水似的。」石振英道：「你可留神，這酒有後勁。算了吧，你不要再喝了；堂倌，盛飯來吧。」那一壺花雕竟不教陳元照喝了，只催陳元照吃飯；他自己却用小杯淺斟低呷，慢慢喝起來。一面喝，一面說：「你不用嘴饒；回頭米酒的力量發作了。只怕你又鬧燒心，快吃飯壓壓吧。」

叔姪二人在酒館，飲酒用飯，歇腳打尖；小小行囊和兵刃等物就放在座邊。才入座時，覺得燥渴，此時坐定，漸漸涼快。石振英連啜了三杯花雕，見陳元照只吃菜，飯還沒有來；便拿小酒杯，斟了一杯，給陳元照道：「你是眼饞，你只喝這一杯吧。」陳元

照欠身接了，又給石振英斟上一杯，叔侄二人倒酬酢起來。一邊飲啖，一邊憑窗眺望；雖然望不見江邊，却能看得見街上過往行人。小酒館酒客寥寥，因為這時並不是用飯飲酒的時候，十來副座頭，除了石家叔侄，只有四五位酒客罷了。有兩個酒客正在閒談，好像正說着本鎮上一樁新聞；福元巷談家，教人找上門了。石振英聽了，並不理會。

忽然聽得街頭上嘩楞楞，嘩楞楞一陣山響，似由街北向街南而來。陳元照道：「這是甚麼響？」不覺的欠身而起，探頭外望。石振英側耳一聽，說道：「這是搖虎撐的。」陳元照道：「虎撐是甚麼？哦，可是賣野藥的串鈴麼？」石振英道：「我不是對你說過了，金，批，彩，掛，風，火，雀，耍，是爲八大江湖。這搖串鈴賣藥的，他那串鈴在門裏就叫做虎撐。」陳元照停着回頭，眼觀外面道：「我知道，怎麼這串鈴響的這麼震心呢？伯伯，你老瞧瞧，這個賣野藥的他那個虎撐怎的這麼大？」

陳元照觸目皆詫爲新奇；石振英却懶怠看，仍喝他的酒，道：「串鈴有一定的尺寸，左不過一掌圓的圈口。：可是的，這個串鈴聲音各別。」也不覺側目往外尋看了。

隨着嘩楞楞，嘩楞楞的響聲，搖串鈴的賣藥郎中已經踱了過來。口操川音，念誦着生意經；是甚麼專治疑難大症，小兒科婦科，頭疼牙疼，痢疾鼓症，疔毒痔瘡，五癆七傷，跌打金創，善扎八法神針，以及甚麼仙傳祝由科，移花接木，起死回生。在他口中

沒有治不了的病，反掉一句話，却有救不了的命。石振英臉上浮出笑容來，向陳元照道：「你這傻小子，倒看直眼了。這都是江湖上混飯騙錢的。」陳元照道：「我知道；伯伯，你老瞧瞧，這個人真古怪。」石振英道：「那有甚麼古怪？」口說麼，順着陳元照指點的手，向外尋看過來。只這一看，石振英也不覺心中一動，道：「咦？」

但見這個賣藥郎中，年逾中旬，頭頂半禿；黃暗暗的一張瘦臉，却生得圓溜溜一對暴眼；腦後拖着一條小辮，曲如豚尾。穿綢緞長衫，擴落肥大，越顯得身形瘦削；高襪雲鞋，鞋新襪舊；人物與衣履十分不稱。左肩頭跨着一隻小藥箱，十分的敝舊；右手套着那隻虎撐，往上一舉，袖口肥大，腕子全露出來；手臂青筋暴露，手腕枯瘦如柴。只有他手掌中那個串鈴，比起尋常江湖人所用，直大過兩倍；鈴唇歪曲，半開半闔，似用過百八十年；裏面的鐵珠有棗兒那麼大，在串鈴裏面滾動時，幾乎要從鈴口掉落出來。賣藥郎中搖着串鈴，豁朗豁朗的響，把一對暴眼半開半閉，口中念念有辭，將次走近小飲和酒館。這人的奇形怪態，大抵是風餐露宿煎熬的，引得路上行人都向他看。

石振英把此人打量了一遍，回頭對陳元照說道：「元照，你看怎樣？你也覺得這個人古怪吧？」陳元照用筷子敲着飯桌，閒閒的說道：「這個人的形容穿章，好像不倫不類似的。大概這個人久走江湖，一定也不是安善良民。……他只是信口胡猜；多臂石振

英忍不住失笑道：「你不要裝假行家，我問的不是這個。八大江湖本來就是騙局，欺騙鄉愚婦人，乃是他的本等。我教你留心察看，這個人究竟是幹甚麼的？」陳元照脫口道：「不是賣野藥的麼？難道是喬裝改扮，微行私訪的官人不成？」石振英道：「你越說越離格了。我要試試你的眼力，不是教你胡謔；你再仔細看看他。你難道不覺這個人的面相和他的眼神，很有奇特的地方麼？」

陳元照道：「唔？」立刻兩隻眼睜得大大的，探起身來，重新細看這賣藥的男子。這男子手搖虎撐，肩跨藥箱，一幌一幌的，已然越走越近，就要來到小飲和酒館門口了。

這個賣藥的郎中，形容憔悴，徐行在街心；那一對圓眼珠半睜半閉，隱呈迷離之狀，好像熬了夜似的。偶然側目旁睨，眼光往外一掃，却閃閃含光，直像一把夾剪。轉眼越過了酒館臨街的敝窗，把竊竊私議的石振英叔侄釘了一眼，又送了一眼。隨即扭頭看到別處。口中誦念道：「善治跌打損傷，傷筋動骨，中風不語，左癱右瘓，五癆七傷，男女疑難大症，小兒急慢驚風，痞積雜症，婦人七十二雜症，手到病除。……」

陳元照這才看出這個人的怪相來，叫了一聲道：「伯伯，我瞧出來了，這個人一定會功夫！你老瞧，他的眼神夠多足，那隻搖串鈴的胳膊直挺挺的伸出來，總這麼端著，你瞧他一點不嫌累。並且他的腳步別看跟踉蹌蹌的，你看他一提足，一落足，夠多麼穩。

健。」還要往下說，忽聞背後也起了啾啾私議之聲。一個人道：「二哥，你聽，這兩位一定也是行家，人家也看出來了！」另一個人道：「少說話，看人家聽見！」石振英愕然回顧，隔着桌子，有兩個酒座，正低聲說話；一個中年漢子，一個少年，看模樣像是本地商人，偶來小酌。兩人四隻眼正往這邊瞅着；細辨眼神，倒不盡瞅自己，恰和自己一樣，從窗口直望到街上，正自尋看那賣藥的郎中。和石振英眼光一觸，那個少年把中年人推了一下，兩個人登時不言語了，低下頭就吃菜；一面吃着，仍然囁囁私語，話可聽不出來了。石振英暗笑着，打量這兩人；忽然又有一個響喉嚨在那邊叫道：「王二爺，快過來，你瞧那個傢伙又來了。」

石振英扭頭一看，酒館門口立着一個跑堂的，手拿一條白手巾，一面倚門外窺，一面向另一個酒座點手。這位酒客大概就是所謂王二爺，竟應了一聲道：「真個的又來了，這可不好，保不定要出事！」停箸輟食，慌慌張張的走到門前張望，把脖頸伸得很長。但是賣藥的郎中已然走過去了；只看見背影，看不見面貌了。還有一個堂倌，兩個酒客，都擁到窗口門前，直眉瞪眼，齊往外瞧。

小小一座「小飲和」酒館，竟騷然聳動，一齊的釘看賣藥郎中。直等這賣藥郎中走出街外，大家還在呆看；並且七言八語，議論紛紛。曉得是怎麼回事的人，就嘖嘖駭異